

中学卷

最美

的小说

2

马姗姗
刘书书
编
评

那些文字太私密，那些心思太敏感，那些理想也太完美，
当有一天我们开始觉得那是少年的惆怅时，
不知不觉间，我们已经是大人了。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最美

书系

最美的小说

②

马姗姗 编
刘书书 评

中 学 卷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美的小说. 2 / 马姗姗编; 刘书书评. —北京: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9. 12

(中学卷)

ISBN 978 - 7 - 5301 - 2439 - 0

I. ①最… II. ①马… ②刘… III. ①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8083 号

中学卷

最美的小说 2

ZUIMEI DE XIAOSHUO 2

马姗姗 编

刘书书 评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www. bph. com. 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787 × 1092 16 开本 13.75 印张 200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 000

ISBN 978 - 7 - 5301 - 2439 - 0/I · 854

定价: 19.9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目录

CONTENTS

■ 纯净的文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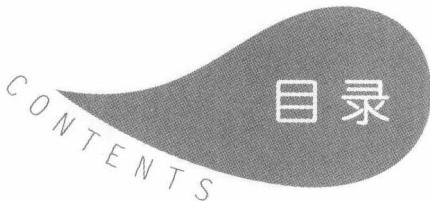
- 2 | 狐狸的窗户 (日本) 安房直子 著 彭懿 译
- 11 | 花香小镇 (日本) 安房直子 著 彭懿 译
- 20 | 白净草原 (俄国) 屠格涅夫 著 丰子恺 译

■ 思想的芬芳

- 46 | 遥远的岛 (芬兰) 别卡宁 著 非琴 译
- 53 | 灯塔看守人 (波兰) 显克微支 著 施蛰存 译

■ 记得当时年纪小

- 72 | 呼兰河传 (节选) 萧红 著
- 99 | 受戒 (节选) 汪曾祺 著
- 120 | 阿拉比 (爱尔兰) 詹姆斯·乔伊斯 著 宗白 译
- 128 | 红葫芦 曹文轩 著



■ 经典的力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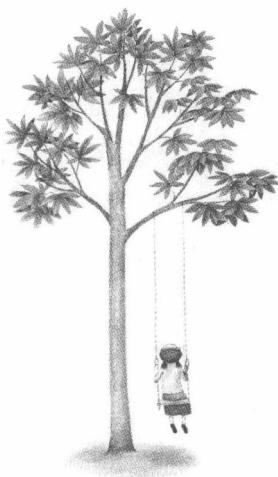
- 144 | 最后的常春藤叶 (美国) 欧·亨利著 王永年译
- 152 | 七个铜板 (匈牙利) 莫里兹著 凌山译
- 159 | 猎熊的孩子 (美国) 杰克·伦敦著 黄衣青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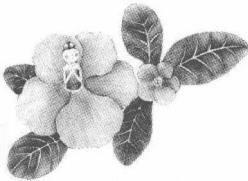
■ 独语青春

- 166 | 夏日和声 殷健灵著
- 183 | 深蓝 伍美珍著
- 198 | 青瓦与水蓝 毛芦芦著

纯净的文字

有一些情绪，必定是藏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
不敢剖开来，那些文字太私密，那些心思太敏感，那些理
想也太完美。当有一天我们开始觉得那是“少年的惆怅”
时，不知不觉间，我们已经是大人了。





狐狸的窗户

(日本) 安房直子 著

桔梗花异口同声地说：

染染你的手指吧，再用它们搭成一个窗户。

我采了一大捧桔梗花，用它们的浆汁，染了我的手指。

然后，喂，你看呀——

是什么时候了呢，是我在山道上迷路时发生的事。我要回自己的山中小屋去，一个人扛着长枪，精神恍惚地走在走惯了的山道上。是的，那一刻，我是彻底地精神恍惚了。我不知怎么会胡思乱想起过去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孩子来了。

当我在山道上转过一个弯时，突然间，天空一下子亮得刺眼，简直就好像是被擦亮的蓝玻璃一样……于是，地面上不知为什么，也呈现出一片浅浅的蓝色。

“哎？”

一刹那间，我惊呆了。眨了两下眼，啊呀，那边不是往常看惯的杉树林了，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原野。而且，还是一片蓝

色的桔梗花田。

我连大气也不敢喘。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走错了，竟冷不防闯到这么一个地方来了？再说，这山里曾经有过这样的花田吗？

（立刻返回去！）

我命令自己道。那景色美得有些过分了，不知为什么，让人望而生畏了。

可是，那里吹着让人心旷神怡的风，桔梗花田一直延伸到天边。就这么返回去，未免有点让人觉得惋惜了。

“就稍稍歇一会儿吧！”

我在那里坐了下来，擦去汗水。

就在这时，有一团白色的东西，刷地一下从我的眼前跑了过去。我猛地站了起来，只见桔梗花“刷刷”地摇出了一条长线，那白色的生灵像个滚动的球似的，向前飞跑。

没错，是一只白狐狸，还是个幼崽。我抱着长枪，在后面紧追不舍。

不过，它速度之快，就是我拼死追也追不上。砰，给它一枪打死倒是简单，但我想找到狐狸的老窝。那样，我就能逮住里面的一对老狐狸了。但小狐狸跑到了一个稍高一点的地方，我还以为它突然钻进了花里，它却就此消失了。

我一下子愣住了，简直就仿佛看丢了白天的月亮一样。真行，硬是巧妙地把我给甩掉了。

这时，从后面响起了一个怪里怪气的声音：

“欢迎您来！”

吓了一跳，我回头一看，身后是一家小店，门口有块用蓝字写的招牌：

印染·桔梗屋

在那块招牌下面，孤单单地站着一个系着藏青色围裙、还是





个孩子的店员。我顿时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(哈哈,是方才那只小狐狸变的!)

我心里觉得好笑极了,好吧,我想,我就假装没有识破,逮住这只狐狸吧。于是,我强挤出一脸笑容说:

“能让我歇一会儿吗?”

变成了店员的小狐狸甜甜地一笑,给我带路:

“请,请。”

店里面没铺地板,泥土地上摆着五把白桦做的椅子,还有一张挺好看的桌子。

“挺不错的店嘛!”

我坐到了椅子上面,摘下帽子。

“是吗,托您的福了。”

狐狸恭恭敬敬地端来了茶水。

“叫染屋,那么,染什么东西呢?”

我带着半是嘲笑的口气问道。想不到,狐狸出其不意地把桌子上我那顶帽子抓了起来,说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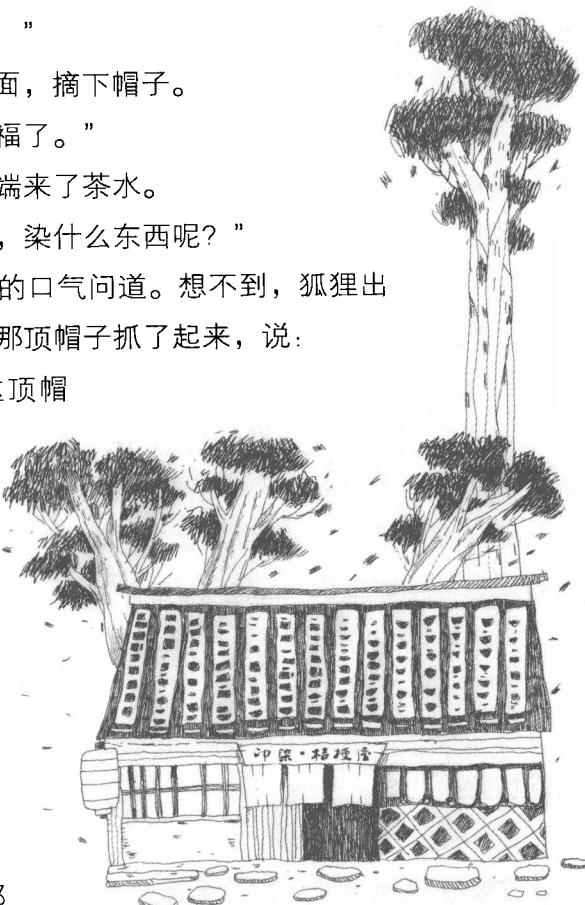
“什么都染。这顶帽子就能染成漂亮的蓝色。”

“真——不像话!”

我慌忙把帽子夺了回来。

“我可不想戴什么蓝色的帽子!”

“是这样啊,那



么……”

狐狸从我的上身看到下身，这样说道：

“这条围脖怎么样？还是袜子？裤子、上衣、毛衣都能染成好看的颜色啊！”

我脸上显出讨厌的神色。这家伙，在说什么呀，人家的东西怎么什么都想染一染呀，我发火了。

不过，大概人和狐狸一样吧，狐狸一定是想得到报酬吧？也就是说，是拿我当成顾客来对待了吧？

我一个人点点头。我想，茶都给倒了，不染点什么，也对不住人家啊。要不就染染手绢吧，我把手往兜里伸去，这时，狐狸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：

“对了对了，就染染你的手指吧！”

“手指？”

我不由得怒上心头：

“染手指怎么受得了？”

可狐狸却微微一笑：

“我说呀，客人，染手指可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啊！”

说完，狐狸把两手在我眼前摊开了。

白白的两只小手，唯独大拇指和食指染成了蓝色。狐狸把两只手靠到一起，用染成蓝色的四根手指，搭成了一扇菱形的窗户。然后，把这个窗户架到了我的眼睛上。

“喂，请朝里看一眼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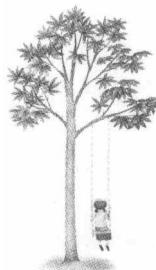
狐狸快乐地说。

“唔唔？”

我发出了不感兴趣的声音。

“就看一下。”

于是，我勉勉强强地朝窗户里看去。这一看，让我大吃





一惊。

手指搭成的小窗户里，映出了一只白色狐狸的身姿，那是一只美丽的雌狐狸。竖着尾巴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。看上去，宛如在窗户上贴了一张狐狸的画。

“这、这究竟是……”

我由于过度吃惊，竟发不出声音了。狐狸只说了一句：

“这是我妈妈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很久很久以前，被‘砰——’地打死了。”

“砰——是枪吗？”

“是，是枪。”

狐狸的双手轻轻地垂了下来，低下了头。没发觉自己的真面目已经暴露了，不停地说了下去：

“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想再见到妈妈。哪怕就是一次，也想再见到死去的妈妈的样子。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人情吧？”

我连连点头称是，心想，这话怎么越说越悲伤了？

“后来，仍然是这样一个秋日，风呼呼地吹，桔梗花异口同声地说：染染你的手指吧，再用它们搭成一扇窗户。我采了一大捧桔梗花，用它们的浆汁，染了我的手指。然后，喂，你看呀——”

狐狸伸出两只手，又搭起了窗户。

“我已经不再寂寞了。不论什么时候，我都能从这扇窗户里看到妈妈的身影了。”

我是彻底被感动了，不住地点头。其实，我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

“我也想要这样—扇窗户啊！”

我发出了孩子一般的声音。于是，狐狸脸上露出了灿烂的

笑容。

“那样的话，我马上就给您染吧！请把手在那里摊开。”

我把双手搁到了桌子上。狐狸把盛着花的浆汁的盘子和毛笔拿了过来。然后，用蘸满了蓝水的毛笔，慢慢地、细心地染起我的手指来。很快，我的大拇指和食指就被染成了桔梗的颜色。

“啊，染好了。您快点搭成一扇窗户看看吧！”

我的心怦怦直跳，搭起了一扇菱形的窗户。然后，忐忑不安地把它架到了眼睛上。

于是，我的那扇小窗户里，映出了一个少女的身姿。穿着花样的连衫裙，戴着一顶扎有缎带的帽子。这是一张我似曾见过的脸。她眼睛下面，有一粒黑痣。

“哟，这不是那孩子吗？”

我跳了起来。是我过去最最喜欢，而现在再也不可能见到了的那个少女呀。

“喂，染手指，是一件美好的事吧？”

狐狸天真无邪地笑开了颜。

“啊啊，太美好啦。”

我想表示谢意，就去摸裤子的口袋，可是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。我就对狐狸这样说：

“真不巧，一分钱也没有。这样吧，我的东西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帽子也行，上衣也行，毛衣也行，围脖也行……”

于是狐狸说：

“那么，请把枪给我。”

“枪？这……”

我有点为难了。但一想到刚刚得到的那扇美丽的窗户，一杆枪，也就不值得惋惜了。

“好吧，给你吧！”





我大方地把枪给了狐狸。

“多谢您了。”

狐狸匆忙鞠了一躬。收下了我的枪，还送给我一些蕈朴什么的做礼物。

“请今晚烧点汤喝吧。”

蕈朴已经用塑料袋装好了。

我问狐狸回家的路。什么呀，狐狸说，店后面就是杉树林，在林子里走上二百来米，就是你那小屋了。我谢过他，就按他说的，绕到了店的后面。在那里，我看到了那片早已熟悉的杉树林。秋天的阳光直泻下来，林子里充满了暖意，静极了。

“啊！”

我禁不住发出了赞叹的声音。本以为对这座山已经了如指掌了，想不到还有这样一条秘道。此外，还有那么美丽的花田、亲切的狐狸小店……我的心情变得好极了，竟哼起鼻歌来了。一边走着，还一边用双手搭起了窗户。

这一回，窗户里下起了雨。茫茫一片，是无声的雾雨。

随后，在雾雨深处，一个我一直深情眷恋着的庭院模模糊糊地出现了。面对庭院的，是一条旧旧的走廊。下面扔着孩子的长筒靴，任雨淋着。

(那是我的哦。)

我猛地记了起来。于是，我的心怦怦地跳开了，我想，我妈这会儿会不会出来拾起长筒靴呢？穿着那件做饭时穿的罩衫，头上扎着白色的布手巾……

“哎呀，这可不行噢，乱扔一气。”

我好像听到了这样的声音。庭院里，是妈妈的一块小小的菜园子，那一片绿紫苏，显然也被雨淋湿了。啊啊，妈妈会到院子里来摘那叶子吧……

屋子里透出了一线亮光。开着灯。夹杂着收音机的音乐，不时地听到两个孩子的笑声。那一个是我的声音，还有一个，是我那死去的妹妹的声音……

“唉——”一声长叹，我把双手垂了下来。怎么搞的，我竟悲恸欲绝起来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一场大火烧毁了我们的家。这个庭院，现在早就没有了。

尽管如此，可我却拥有了了不得的手指啊！我要永远珍爱这手指，我一边想，一边走在林间的道上。

可是，一回到小屋，我首先做的是件什么事呢？

啊啊，我竟完全无意识地洗了手！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习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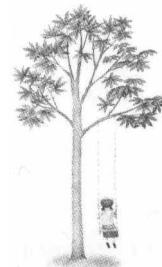
不好，当我意识到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蓝蓝的颜色马上就被洗掉了。

不管我怎样用洗过的手指搭成一扇菱形的窗户，从里面只能看到小屋的天花板。

那天晚上，我也忘记吃狐狸送给我的蕈朴了，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。

第二天，我决定再到狐狸家去一趟，重染一遍手指。作为报酬，我做了好些三明治，往杉树林走去。

然而，在杉树林里怎么走，都还是杉树林，哪里也没有什么桔梗花田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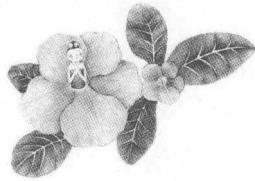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我在山里找了许多天。稍稍听到了一声像是狐狸的叫声，林子里哪怕是有一团白色的影子闪过，我都会竖耳聆听，凝神朝那个方向寻去。但是，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遇见过狐狸。

虽说如此，我还是常常会用手指搭成一扇窗户。我想，说不定会看到点什么呢。常有别人嘲笑我，你怎么有这个怪癖？

(彭懿 译)

滴水藏海

时间跑得太快，那些我们深爱着却不能再见的景物，无论再多的牵绊和美好都是留不住的。用手在眼前轻轻搭起一扇小窗，即使我们的手指没有染上桔梗花的蓝色，透过思念的力量，穿过时光的痕迹，透视自己的心。在狐狸的窗户里，寂寞浅浅细细地划过，不知这一只狐狸，和被小王子驯养的那个，可是同一只？



花香小镇

(日本)安房直子 著

数不清的橘黄色的自行车，这会儿，正在朝天上飞去。

飘呀飘呀，

就宛如是被刮上天去的无数个气球。

“喂——”

信喊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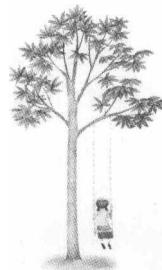
“到哪里去啊？”

(又是那样的自行车！)

信想。

真的，最近这段时间，总是看到那样的自行车。把手、脚蹬子、后架子，甚至连车铃都是黄黄的橘黄色。骑在上面的，是和信年龄相仿的女孩子。

这些骑橘黄色自行车的女孩子，一个个全都眼睛放光，吹着口哨，头发在风中轻轻地飘荡着。是一群非常可爱的少女们，信都忍不住想跟在后面追起来了。可是，信对班上的同学说了，同





学却一脸的惊讶：

“橘黄色的自行车？我怎么一次也没有看见过呀！”

对妈妈说了，妈妈也说：

“是吗？我没注意啊！”

可信还是要想：

会不会是最近这段时间，突然开始流行起橘黄色的自行车来了？会不会是女孩子之间，非常流行骑橘黄色的自行车去郊游了？……

信头一次看到橘黄色的自行车，是在秋天开始的日子。

是的，就是从现在起的大约两个星期之前。

那是一个天特别蓝、特别高、刮着干爽的风，而且四下里还充溢着一种让人想大哭一场的甜甜的花香的黄昏。

啊啊，这是什么花的香味呢？信一边想一边走。信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一种让胸膛暖暖的、有点发痒的香味。一旦吸满了胸膛，说不出什么地方就会一阵阵地痛楚，然后，藏在身体的什么地方的某一件乐器，蓦地一下，就啜泣一般地奏响了。

（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，就是这样。到了秋天，一闻到这种香味，心底就会涌起一种小提琴一样的感觉……）

信想起来了，当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，就已经知道这种香味了。

“你好！”

这时，“嗖”的一声，一辆自行车从信的左侧超了过去。

是一辆橘黄色的自行车。骑在车上的，是一个头发长长的女孩子。信一愣，呆呆地站住了。

那是谁呢……哦、哦……是谁呢？

信还没有想出来是谁，橘黄色的自行车已经笔直地、笔直地向着太阳落山的方向飞驰而去了，变小了，消失了。身边剩下来